南宁上尧平话的一些名词短语现象对比研究

Hilário de Sousa (蘇沙)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 欧研会 SINOTYPE 研究項目

提要 南宁平话与南宁白话之间的语法差异常被忽略。本文主要探讨南宁上尧平话量名结构、光杆量词、指示词和结构助词的用法,与普通话,标准粤语,南宁白话和北壮语的相应结构作出对比。 得出的结论是从这些名词短语现象来看,迟来的南宁白话比南宁平话更像土著的壮语。这可能与平话——壮语和白话——壮语之间的接触情况的差异有莫大关连。

关键词 名词短语 语言接触 平话 粤语 壮语

南宁平话是南宁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汉语方言。南宁地区其他语言方言包括土著的壮语 南北方言,和来得比较迟的邕州官话(粤化的西南官话;极为濒危)和南宁白话(邕 浔粤语)。本文将探讨南宁上尧平话的一些量词、指示词和结构助词现象,与资料比 较丰富的普通话,标准粤语,南宁白话和北壮语的相应结构作出比较。

桂南平话,尤其是包括南宁平话在内的邕江平话的语法比较少受到关注。其中一个可能性是由于桂南平话与广府粤语语音上的相似度较高而做成一个错觉,就是桂南平话与广府话的语法相似度也是很高。其实平话与粤语语法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相似的地方。平话与粤语不一样的地方不一定是因为平话受到壮语的影响更深:虽然从语音和词汇的角度来看很容易看见壮语对平话的影响,但是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反过来迟来的南宁白话(和标准粤语)有时候比早来的南宁平话更像土著语言壮语(原因请看结论)。这个情况在动词前的量名结构,光杆量词和结构助词的用法都可以看得到。

进入正文之前,先介绍一下结构助词和指示词的标记。南宁上尧平话的结构助词是 「个」 kə⁵⁵,指示语素其中一个是「个」 kə⁵⁵,另外一个是「二」 ni²²。在汉语东南方

言之中,结构助词、指示词和量词「个」音近的情况非常普遍。在南宁上尧平话里,量词「个」、结构助词和中性/近指指示词发音都是同音的 kə⁵⁵。¹

南宁上尧平话

(1) 我 <u>(个) 个 个</u> 有 是。 ŋa¹³ (kə⁵⁵) kə⁵⁵ kə⁵⁵ mi¹³ li²² 「我 (<u>的) 那个</u>不是。」

本文是一个共时描述性的对比研究。关于结构助词和指示词(尤其是「个」)的历史发展,请参看吕叔湘 (1984)、朱德熙 (1993)、曹广顺 (1995)、Yue-Hashimoto (1993)、石毓智 (2002)、汪化云 (2008)等等。本文中「南宁平话」指的是南宁上尧平话,资料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据初步了解,南宁平话与别的桂南平话点如宾阳平话语法上不一定一样。「壮语」只指北壮语(标准壮语)。「粤语」包括标准粤语和南宁白话:南宁白话资料来自林亦 & 覃凤余 (2008);标准粤语为笔者母语。

一 量词「个」kə⁵⁵,量名结构与光杆量词

南宁平话和南宁白话都有量词「个」kə⁵⁵(平)/kɔ³³(白),但是与标准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个」在南宁平话和白话都不是最常用的量词;在南宁平话和南宁白话,最常用的量词是「只」tʃət³(平)/tʃɛk³(白)。人或物都可以用「只」,如「一只国家」et³tʃət³kok³ka⁵³(平)/jet⁵tʃɛk³kok³ka⁵⁵(白),「三只学生」łam⁵³tʃət³hak²lɛŋ⁵³(平)/łam⁵⁵tʃɛk³hok²ʃaŋ⁵⁵(白),「有只习俗」jəu¹³tʃət³tʃap²lok²(平)/jeu²⁴tʃɛk³tʃep²tʃok²(白)。(这些情况标准粤语都用「个」kɔ³³。)南宁平话量词「个」基本上只用于人;地位低的如「男女」 nam¹¹nəi¹³(孩子) 通常只用「只」,中性的如「人」pen¹¹用「只」的比用「个」的多,地位高的如「领导」lən¹³tau¹³用「个」的多一些,但用「只」都可以。

① 南宁其他平话点这三个词的发音不一定一样,如南宁横塘平话量词是 k 55 ,指示词和结构助词是 k 55 。上尧平话「个」 k 55 其实还有类似「都」的副词功能,但是笔者对这个副词 k 55 了解尚浅,暂时不谈。

以下探讨一下量名结构。与粤语和壮语不同,但与普通话一样,南宁平话在动词之前 没有「量词+名词」式的名词短语(以下称之为「量名结构」); 量词之前一定要有 最少一个如指示词或数词的名词修饰词。

南宁平话

- (3) 所以 <u>*(个) 只 梅香</u> 呢 相当 个 苦, łɔ³³hi¹³ <u>*(kə⁵⁵) tʃət³ mɔi¹¹jɐŋ⁵³</u> nɛ⁵⁵ lɛŋ⁵³taŋ⁵³ kə⁵⁵ hɔ³³ 「所以这个梅香呢(生活)相当的苦,」
- (4) <u>*(个) 只 米 和 鸡</u> 呢 就 系 佢 只 女 吃, <u>*(kə⁵⁵) tʃət³ mei¹³ hu¹¹ kei⁵³</u> nɛ⁵⁵ tʃəu²² həi²⁵ kəi¹³ tʃət³ nəi¹³ het³ 「那些米和鸡呢就给他女儿吃。」

在南宁白话里,量名结构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动前的量名结构一定是定指的。

南宁白话

- (5) <u>张 凳</u> 放 喺 边 哒 定?

 <u>tfœn⁵⁵ ten³³</u> fon³³ hei³⁵ pin⁵⁵ tat³³ tɛn²²

 「这张椅子放哪儿?」(林亦 & 覃凤余 2008:270)
- (6) 只 张 小平 啊,做 嘢 噉 衣□ 嘅!

 <u>t∫εk³ t∫œŋ⁵⁵ liu³⁵pʰeŋ²¹</u> a t∫u³³ jε²⁴ kem³⁵ ji⁵⁵jau⁵⁵ kε³³

 「这张小平啊,做事情这么不稳重的啊。」(林亦 & 覃风余 2008:276)

北壮语的动前量名结构则是可以定指或者是泛指的(泛指用法详见覃晓航 1995, 2005)。

- (7) go faex maj ndaej vaiq.棵 樹 生長 得 快「树长得快。」 (韦景云 & 覃晓航 2006:223)
- (8) go faex raek dwk hat.
 棵 樹 斷 得 噠
 「树"哒"地一声断了。」 (韦景云 & 覃晓航 2006:231)

南宁平话在动词之后有量名结构。与普通话不同,但与粤语壮语一样,南宁平话动后 的量名结构可以是定指或者是不定指的,不定指的话可以是特指或者是非特指的。普 通话量名结构一定是动后和不定指的。

南宁平话

定指:

(9) 你 共 我 去 寄 <u>封 信</u> 啦。
nəi¹³ kʊŋ²² ŋa¹³ həi²⁵ kəi⁵⁵ <u>fʊŋ⁵³ lɐn⁵³</u> la⁵⁵
「你帮我寄这封信吧。|

不定指:

(10)我 老子 自日 寄 <u>封 信</u> 系 我。

ŋa¹³ lau¹³tʃi³³ tʃi²²ɲɐt²³ kəi⁵⁵ <u>fʊŋ⁵³ len⁵⁵</u> hei²⁵ ŋa¹³

「我爸爸昨天寄一封信给我。」

定指:

(11)个 只 蕉子 呢 就 系 <u>只 外甥</u> 吃。 ke^{55} $tfət^3$ $tfiu^{53}tfi^{33}$ ne^{55} $tfəu^{22}$ hei^{25} $tfət^3$ $wai^{22}len^{53}$ het^3 「这根香蕉呢就给那个外孙子吃。」

不定指; 特指/非特指:

 (12)我
 想
 介绍
 个
 女人
 系
 你。

 ŋa¹³ lɛŋ³³ kai⁵⁵liu²² kə⁵⁵ nəi¹³ɲen¹¹ hei²⁵ nəi¹³

 「我想介绍一个女人给你。」

定指:

(13) 佢 脱 去 <u>件 龌鹾 衫</u>。
kəi¹³ tʰut³ həi²⁵ <u>kin²² ʊk³tʃʰʊk³ łam⁵³</u>
「他脱去那件脏的衣服。」

不定指:

(14)我 买 了 <u>只 生日 蛋糕</u> 系 佢队。

ŋa¹³ mai¹³ liu¹³ tʃət³ lɛŋ⁵³pɐt²³ tan²²kau⁵³ hɐi²⁵ kəi¹³təi²²
「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给他们。」

南宁白话

定指:

(15)系 细 王 整 <u>只 电脑</u> 烂 嘅。 $\frac{1}{1}$ $\frac{1}{1}$

不定指:

 (16)我
 买
 粒
 沙骨
 煲
 冬瓜

 no²⁴
 mai²⁴
 nep⁵ ʃa⁵⁵kwet⁵
 pu⁵⁵ tun⁵⁵kwa⁵⁵

 [我买一块沙骨炖冬瓜。] (林亦 & 覃凤余 2008:399)

北壮语

定指:

(17) mwngz suj <u>aen ci</u> hwnj daeuj, 你 鎖 個 車 上 來

「你把自行车锁上来,」 (Sio & Sybesma 2008:213; 转引自 覃晓航 1995:263)

不定指:

(18) daegnuengx haetgwnaen lw[g]maen[z].弟弟朝吃個紅薯「弟弟每个早上吃一个红薯。」 (Sio & Sybesma 2008:213)

以下探讨一下光杆量词的情况。南宁平话与南宁白话和壮语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南宁平话与普通话和标准粤语一样,量词是很少可以单用的;只有在动词后的时候用作「一个」的不定指意思。另一方面,南宁白话则与壮语一样,可以单用量词来作为回指词用,而且动词前后都可以出现。

南宁平话

定指:

不定指(「一个」的意思):

(20) 买 (一) <u>只</u> 系 佢 欣 啦! mai^{13} (et^3) t[et^3] hei^{25} kei^{13} hen^{53} la^{55} 「买 (一) 只给他玩吧!」

南宁白话

定指(同指):

(21) 啲 狗 我 中意 <u>只</u>, 有 中意 <u>只</u>, <u>只</u> 难睇 多。

ti⁵⁵ keu³⁵ ŋɔ²⁴ tʃuŋ⁵⁵ji³³ tʃɛk³ mu²⁴ tʃuŋ⁵⁵ji³³ tʃɛk³ tʃɛk³ nan²¹tʰei³⁵ tɔ⁵⁵

「这些狗我喜欢这只,不喜欢那只,那只太难看。」(林亦 & 覃凤余 2008:277)

不定指(「一个」的意思):

(22)你 打 死 我 只 猫, 着 赔 翻 <u>只</u> 我。 ni²⁴ ta³⁵ li³⁵ ŋo²⁴ tʃɛk³ mɛu⁵⁵ tʃœk² pʰui²¹ fan⁵⁵ tʃɛk³ ŋo²⁴ 「你打死我的猫,得赔我一只。」(林亦 & 覃凤余 2008:351)

北壮语

定指(回指):

(23) mwngz bi bi ndaem faex, go baenzlawz ha? 你 年 年 種 樹 棵 怎樣 呢 「你年年种树,它们这么样呢?」
(Sio & Sybesma 2008:191, 转引自 覃晓航 1995:83)

(24) mwngz dawz duz ma de daeuj hawj gou, gou cawz <u>duz</u>. 你 拿 隻 狗 那 來 給 我 買 隻 「你拿那只狗给我,我买它。」

(Sio & Sybesma 2008:191, 转引自 覃晓航 1995:85)

不定指(「一个」的意思):

 (25)neix lij miz geij duz bit, gou aeu duz.

 這 還 有 幾 隻 鴨 我 要 隻

 「还有几只鸭子,我要一只。」

(Sio & Sybesma 2008:191, 转引自 覃晓航 1995:84)

以下是一个小结。动词前,南宁平话与普通话一样没有量名结构,但是在动词后,南宁平话的量名结构与粤语壮语一样,都是可以定指或者不定指的。光杆量词用法方面,南宁平话像普通话和标准粤语一样,只有动词后的不定指用法;南宁白话则与壮语一样,有用光杆量词作为回指词的功能。

	普通话	南宁平话	标准粤语	南宁白话	北壮语
[量+名] 动	_	_	定指	定指	定指
动[量+名]	不定指	定指/不定指	定指/不定指	定指/不定指	定指/不定指

 [量] 动
 定指(回指)
 定指(回指)

 动[量]
 不定指
 不定指
 不定指
 定指(回指)
 定指(回指)

 /不定指
 /不定指
 /不定指

二 中性/近指指示词「个 | kə⁵⁵

南宁平话和南宁白话都有两个指示词: 南宁平话的「个」 ka^{55} 和远指「二」 pi^{22} 、南宁白话「阿」 a^{33} 和远指「噜」 lu^{55} 。远指指示词用得非常少; 另外的那个指示词其实是一个中性指示词,即使是远的东西和地点,通常都是用「个」 ka^{55} (平)/「阿」 a^{33} (白)来表示: 2

南宁平话

- (26)你 为哪门 来 个的?
 nəi¹³ wəi²²na³³mun¹¹ lɐi¹¹ kə⁵⁵tɪk⁵
 「你为什么来这里? |
- (27)我 么 佢 去 个的 欣。
 na¹³ εu⁵³ kəi¹³ həi²⁵ kə⁵⁵tık⁵ hen⁵³
 「我叫他去那里玩。」

「这些女孩子把绣球抛给楼下的那些人。|

南宁白话

(29)我哋 阿边 修 单车, 佢哋 阿边 修 摩托车。

② 上尧平话「个 | k 55 还可省略为 55。

$$\mathfrak{go}^{24}$$
ti²² a³³pin⁵⁵ łeu⁵⁵ tan⁵⁵tʃhɛ⁵⁵ khy²⁴ti²² a³³pin⁵⁵ łeu⁵⁵ mɔ⁵⁵thɔk³tʃhɛ⁵⁵ 「我们这儿修单车[自行车],他们那儿修摩托车。」
(林亦 & 覃凤余 2008:268)

远指指示词是刻意强调远距离时才用的。远指指示词出现时,另外的那个「个」 ka^{55} (平)/「阿」 a^{33} (白)就有近指的意思。就算近指指示词没有同时出现的时候,用远指「二」 ni^{22} (平)/「噜」 lu^{55} (白)还是有与近指对比的意思。

南宁平话

南宁白话

与普通话不同,但与粤语一样,南宁平话的指示语素「个」kə⁵⁵ 和「二」pi²² 不能直接修饰名词。指示语素一定要与其他语素构成指示词(如「个的」(这/那里))、或者和量词一起使用。修饰名词的时候,指示词后面一定要带量词。

南宁平话

(33)个的 是... kə⁵⁵-tık⁵ li²² 「这/那里是...」

- (34)个 只 是... kə⁵⁵ tʃət³ li²² 「这/那个是...」

南宁白话

(36)阿 *(啲) 系 书, 噜 *(啲) 系 笔。
$$a^{33} *(ti^{55}) hei^{22} ∫y^{55} lu^{55} *(ti^{55}) hei^{22} pet^{5}$$
「这是书, 那是笔。」(林亦 & 覃风余 2008:268)

北壮语有近指指示词不与量词同时出现的例子,但是远指指示词一定要与量词同时出现。

北壮语

- (37)<u>neix</u> lij miz geij duz bit, gou aeu duz. 這 還 有 幾 隻 鴨 我 要 隻 「还有几只鸭子,我要一只。」
 (Sio & Sybesma 2008:191, 转引自 覃晓航 1995:84)
- (38)<u>ma neix</u> gvai 狗 這 乖 「这狗乖。」(Sio & Sybesma 2008:204)
- (39)??? <u>ma haenx</u> gvai.

 狗 那 乖

 「那狗乖。」 (Sio & Sybesma 2008:205)

以下是一个小结。在指示词不能单用这方面,平话像粤语而不像普通话。

	普通话	南宁平话	标准粤语	南宁白话	北壮语
[指]	+	_	_	_	+ neix (近指)
					/- haenx (远指)

三 结构助词「个」kə⁵⁵

南宁平话结构助词「个」ke⁵⁵ 的用法与普通话相似。代名词/名词,形容词和关系从句做定语都通常用「个」ke⁵⁵ 作为定语标记。我们先看代/名词做定语的情况。南宁平话一般用结构助词来表示之前的代/名词是定语,而中心语没有分单数复数。

(40)我 个 书
$$na^{13} kə^{55} ləi^{53}$$
「我的书」

粤语和壮语也有这个用结构助词来表示代/名词为定语的结构。

南宁白话

标准粤语

(43)你 嘅 好意
nei¹³ kε³³ hou²⁵ji³³
「你的好意」

(44)佢 嘅 嘢
$$k^{h}ey^{13} k\epsilon^{33} j\epsilon^{13}$$
 「他的东西」

北壮语

(45) doxgaiq duh de

東西 的 他

「他的东西」 (韦景云 & 覃晓航 2006:218)3

但是中心语为实物时,粤语和壮语通常用量词来表示实物的领属关系。

南宁白话

(46)佢 只 崽 $k^h y^{24} t f \epsilon k^3 t f \epsilon i^{35}$ 「他的儿子」 (林亦 & 覃凤余 2008:278)

(47) <u>我</u> <u>地</u> 猫 屎窟 噉 大,

<u>no²⁴ nep⁵ ti²² mɛu⁵⁵ ʃi³⁵fet⁵ kem³⁵ tai²²

「我的那块地只有猫屁股那般大,」 (林亦 & 覃凤余 2008:263)</u>

标准粤语

(48)我 [嘅 /个 /啲] 碌柚 $\mathfrak{y}\mathfrak{d}^{13}$ [$k\epsilon^{33}$ / $k\mathfrak{d}^{33}$ / ti^{55}] $l ext{v} k^5 ext{j} ext{v} u^{35}$

「我的沙田柚」

(用结构助词「嘅」kε³³ 时中心语的数不限;用量词「个」时中心语为单数; 用非单数量词「啲」时中心语为复数或者是部分。)

③ 北壮语的 duh 只表示领属关系;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结构助词。

北壮语

南宁平话没有这个以量词表示领属的结构;代/名词作为定语时,通常用结构助词:

南宁平话

(但量词前可加一个指示词,如「细苏个只狗儿」(小苏那只小狗);见下文。)

南宁平话结构助词「个」的其他用法与普通话类似,这里简单介绍。结构助词后的中心语可以省略,中心语省略后结构助词的形式仍然是「个」ka⁵⁵。

(54)个 的 金钱吉 冇 是 佢 个。
$$ke^{55}$$
 tik^5 $kem^{53}t \int in^{11}ket^3 mi^{13} ii^{22} \frac{kei^{13}}{i} ke^{55}$

[这些两红柿不是他的。]

在关系从句之后也是用「个 | ka55。

- (55)<u>住 个 地方</u> 呢,就 住 <u>煮 饭 个 地方</u>, <u>tfəi²² kə⁵⁵ təi²²fʊŋ⁵³</u> nɛ⁵⁵ tfəu²² tfəi²² <u>tfəi³³ fan¹¹ kə⁵⁵ təi²²fʊŋ⁵³</u> 「住的地方呢,就在做饭的地方,」
- (56)个 的 是 <u>我 买 个</u>。 ke^{55} tik^5 ii^{22} na^{13} mai^{13} nai^{13} nai^{1

之前提到,除了用结构助词之外,也可以用「指示词+量词」来连接修饰语与中心语。 指示词前可再加一个非强制性的结构助词。

- (57)细 苏 (个) <u>个 只 狗儿</u> łei⁵⁵ ło⁵³ (kə⁵⁵) <u>kə⁵⁵ tʃət³ keu³³-ni¹¹</u> 「小苏的这/那只小狗」
- (58)我 (个) 个 把 菜刀 是 我 自己 用 个; ηa^{13} ($k e^{55}$) $k e^{55}$ $p a^{33}$ $t \int a^{125} t a u^{53}$ $t i^{22}$ ηa^{13} $t \int a^{122} k e^{33}$ $t \int a^{12} k e^{55}$ 我 (个) 二 把 菜刀 都 是 ηa^{13} ($k e^{55}$) ηi^{22} ηa^{33} $t \int a^{125} t a u^{53}$ $t u^{53}$ $t i^{22}$ 有 至 系 人 用 个。 ηa^{13} $t \int a^{13}$

「我的这把菜刀是我自己用的;我的那把菜刀都是不借给人用的。|

(59)细的 (个) <u>个 间 房</u> 我 住, łei⁵⁵tɪk⁵ (kə⁵⁵) <u>kə⁵⁵ kan⁵³ fʊŋ¹¹</u> ŋa¹³ tʃəi²² 大的 (个) <u>个 间 房</u> 你队 住,

$$tai^{22}ttk^5$$
 ($kə^{55}$) ka^{55} kan^{53} $fv\eta^{11}$ $nai^{13}tai^{22}$ $tfai^{22}$ 最大 (个) 二 间 房 系 老师 住。 $tfui^{55}tai^{22}$ (ka^{55}) ni^{22} kan^{53} $fv\eta^{11}$ hei^{25} $lau^{13}lei^{53}$ $tfai^{22}$

「比较小的这个房间我住, 比较大的这个房间你们住, 最大的那间房间给老师住。」(「细的」的「的」是形容词的比较级标记, 即广州话的「啲」 ti⁵⁵。)

关系从句与之后的中心语之间不可以用「二+量词」来连接,「个+量词」则可以。那么这个「个+量词」结构中的「个」是结构助词「个」还是指示词「个」呢?这个「个+量词」结构中的「个」应该是一个指示词,因为平话中有很多「指示词+量词」的例子,但是没有「结构助词+量词」的例子。另一方面,这个「个+量词」结构中的「个」不与「二」有聚合关系不构成推翻这个「个」是指示词的假设的证据;标准粤语关系从句之后的「嗰+量词」结构中的远指指示词「嗰」ko²⁵都不与另外近指指示词「呢」ni⁵⁵有聚合关系,但是「嗰」ko²⁵不是一个结构助词,因为这个「嗰」ko²⁵与远指指示词「嗰」ko²⁵同音而与结构助词「嘅」ke³³不同音。

- (60)你 画 个 只 公鸡 好 像 喎!
 nəi¹³ wak² kə⁵⁵ tʃət³ kʊŋ⁵³kɐi⁵³ hau³³ tʃεŋ²² wɔ⁵⁵
 「你画的那只公鸡与真的很像哦!」
- (61)去 了 泰国 做 生意 个 个 仔 həi²⁵ liu¹³ thai²⁵kʊk³ tʃɔ⁵⁵ lɛŋ⁵³əi⁵⁵ kə⁵⁵ kə⁵⁵ tʃai³³ 三 年 个 冇 归 屋。 lam⁵³ nin¹¹ kə⁵⁵ mi¹³ kwəi⁵³ ʊk³ 「去了泰国做生意的那个儿子三年都没有回家。」

南宁白话的情况与南宁平话的情况不一样。连接形容词或者关系从句与中心语,南宁白话可以只用量词而不用结构助词或者指示词。这一点像壮语只用量词而不用结构助词的情况(但壮语词序不一样:修饰语多数在中心语之后)。

南宁白话

形容词+量词+中心语:

- (62) <u>黄</u> <u>色</u> <u>支</u> <u>笔</u> 有 写 得 哂, <u>黑</u> <u>色</u> <u>支</u> 重 得。

 wɔŋ²¹ ʃek⁵ tʃi⁵⁵ pet⁵ mu²⁴ lɛ³⁵ tek⁵ lai³³ hek⁵ ʃek⁵ tʃi⁵⁵ tʃuŋ²² tek⁵
 「黄色的笔写不了了,黑色的那支还行。」(林亦 & 覃凤余 2008:278)

关系从句+量词+中心语:

- (64)[发 给 我] 批 货 放 喺 边啲?

 [fat³ kei⁵⁵ ŋɔ²⁴] pʰei⁵⁵ fɔ³³ fɔŋ³³ hei³⁵ pin⁵⁵ti⁵⁵

 「发给我[的]那批货放在哪儿?」 (林亦 & 覃凤余 2008:278)

北壮语

量词+中心语+形容词:

 (66) gou ndaenj haeuj aen ranz laep-saengsaeng
 bae.

 我 擠 入 個 房子 暗-漆漆 呢!

 「我走进黑漆漆的那个房子。」 (韦景云 & 覃晓航 2006:226)

量词+中心语(+形容词)+关系从句:

标准粤语与南宁白话情况有点不一样。标准粤语关系从句之后直接放在量词之前有很 多人会接受,但是形容词(「大」、「细」之外)直接放在量词之前一定不能接受。

标准粤语 (请对比以上南宁白话例句)

形容词+指示词+量词+中心语:

关系从句(+指示词)+量词+中心语:

南宁平话不可以只用量词来连接形容词和中心语或者是关系从句和中心语,但是可以用「指示词+量词」。

南宁平话

形容词+指示词+量词+中心语:

关系从句+指示词+量词+中心语:

$$(72)$$
[你 画] 个 只 公鸡 好 像 唱! $[noi^{13} wak^2] ko^{55} t[ot^3 kon^{53}-kei^{53}] hau^{33} t[en^{22} wo^{55}]$

「你画的公鸡与真的很像。」

以下是一个小结。南宁平话与普通话一样,没有只用量词来连接定语与中心名词的结构。南宁平话和粤语代/名词、形容词和关系从句都可以用「指示词+量词」(而不用结构助词)来连接中心语,但普通话只有代/名词可以用「指示词+量词」来连接中心语。标准粤语代/名词和关系从句可以只用量词来连接中心语,南宁白话则连形容词都可以只用量词来连接中心语;这一点像壮语。

	普通话	南宁平话	标准粤语	南宁白话	北壮语
汉: [代/名]+的+名	1	+	+	+	+
壮: 名+的+[代/名]	+				
汉: [代/名]+量+名		_	+	+	+
壮: 量+名+[代/名]	_				
汉: [代/名]+指+量+名	+	+	+	+	+
壮: 量+名+[代/名] +指	Τ	Τ	T		
汉:[形容]+的+名	+	+	+	+	_
壮: 名+的+[形容]	'				
汉:[形容]+量+名		_	_	+	+
壮: 量+名+[形容]	_				
汉:[形容]+指+量+名		+	+	+	+
壮: 量+名+[形容]+指	_	'	1		
汉: [关从]+的+名	+	+	+	+	_
壮: 名+的+[关从]	'	'	ı		
汉: [关从]+量+名			+	+	+
壮: 量+名+[关从]	_	_			
汉: [关从]+指+量+名		+	+	+	+
壮: 量+名+[关从]+指	_		Т		

总结与余论

本文讨论了南宁上尧平话一些量词、指示词和结构助词的用法。有一些情况南宁平话像南宁白话和壮语而不像普通话,如动词后的量名结构定指不定指都可以、指示词不可以单用,但也有一些情况是像普通话而不像南宁白话和壮语的,如动词前没有量名结构、不可以单用量词来作为定语标记。很多时候来到南宁最迟的南宁白话比来得早很多的南宁平话更像土著语言壮语。语音和语法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动物性别词缀邕江平话和普通话一样是前置的(亦见李连进&朱艳娥 2009:175-176),但是粤语和壮语通常是后置的。又如入声,粤语和壮语入声绝大部分方言都有最少其中一个分长短,邕江平话入声可能有分,但是不是分长短。4(有趣的是宾阳平话这两点都像粤语而不象邕江平话。)

做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待深入研究。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平话人在族群身份上的保守。改革开放之前,平话人极少与壮人通婚。这并不代表平话与壮语之间没有接触;平话人与壮人都有某程度的双语情况;平话从壮语逐渐吸收了很多语音和词汇的影响,但是语法上壮语对平话的影响还是比较慢的。相反,白话人比较没有这种的保守:白话来到南宁之后极速吸收了一大批原本说壮语的新白话话者。从标准粤语的角度来说,邕浔粤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受到壮语的影响非常明显。语法上邕浔粤语受到壮语的影响很可能已经超越桂南平话中的壮语影响了(去证实这个观点还须进一步深入调查)。

另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官话语法对平话语法的影响。西南官话来到南宁地区比白话早;语音方面平话有一些官话影响下的音变(如一小部分微母字念 w- 而不是通常的 m-, 如「微」 wəi¹¹;又如一些平话应该是 -n 韵尾的字,因为官话把中古 *-m 和 *-n 都念成 -n 的原因造成平话有时候把本身的 -n 矫枉过正为 -m, 如山摄「典」 tim³³)。语法方面,南宁平话的某些语法现象比较像北方话而不象壮语是否因为西南官话的影响有待调查。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方向是对比南宁平话与历史汉语的语法,试看南宁平

④ 南宁平话阳入分全浊次浊,阴入一个和变入一个(这个阴入和变入常被误称为上下阴入)。崇左新和蔗园话(桂南平话一种)也是有类似的阴入一个阳入两个变入两个(梁伟华 & 林亦 2009)。

话那些像北方话的语法现象是否有一部分来源自平话作为汉语方言本身可能有的存古。

平话的词汇和语法一部分像北方汉语,一部分像粤语。平话的归属到现在还有争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以单靠语音条件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方位性的深入研究 广西各种汉语壮语方言的语法,平话和周边的邕浔、勾漏和廉州粤语的语法尤其紧急。

鸣谢

研究由欧洲联盟第七框架计划属下的欧洲研究理事会(FP7/2007-2013)赞助/欧研会拨款协议第230388号。

Research funded by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under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FP7/2007-2013)/ ERC grant agreement no 230388.

参考文献

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 语文出版社,北京。

李连进、朱艳娥(2009)《广西崇左江州蔗园话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梁伟华、林亦(2009)《广西崇左新和蔗园话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林亦、覃凤余(2008)《广西南宁自话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吕叔湘(1984),個字的应用范围,付论单位此前一字的脱落,《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45-175页。

覃晓航(1995)《壮语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石毓智(2002)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方言》第2期,北京,117-126页。

汪化云(2008)《汉语方言代词论略》, 巴蜀书社,成都。

韦景云、覃晓航(2006)《壮语通论》,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张均如 等(1999)《壮语方言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

朱德熙(1993)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 《方言》第4期,北京,81-100页。

Sio, Joanna Ut-seong 蕭月嫦 & Rint Sybesma 司馬翎 (2008) The nominal phrase in Northern Zhuang: a descriptive study.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集刊》 3(1): 175-225.

Yue-Hashimoto, Anne 余靄芹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RLAO.